



91408

北史演義卷三十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三十二卷

魏孝武計滅晉陽

高渤海兵臨京洛

話說高王當日原非志在篡魏。卽扶立孝武。大權在握。亦不過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其心已足。斛斯椿心懷反覆。懼禍及已。日夕勸帝除之。遂成禍階。一日椿語帝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黨羽。各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二

據要害之地。宜先去之。

以此制歡。全是暗算。

帝乃改置都督。革

除建州刺史。缺以去賢。又使御史舉雋罪。罷其職。以

汝陽王叔昭代之。歡聞雋罷。上言蔡雋勲重。不可廢

黜。若以汝陽有德。當受大藩。臣弟高琛。狠任定州。妄

叨祿位。宜以汝陽代之。使避賢路。

以弟相讓。言尚得體。

帝不聽。

歡大怒。乃命雋據濟州。勿受朝命。又華山王鷲。在徐

州。歡令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逐之。中外皆知歡必

反矣。五月丙子。帝增置勲府將六百人。又增騎官將

二百人。盡發河南諸州兵數十萬。悉赴京師。大闕于



洛陽城外南臨洛水北際中山軍容甚盛帝與斛斯

椿戎服觀之辛未戒嚴云欲伐梁又慮歡覺其偽賜

歡密詔衆人不能瞞而欲瞞歡適見其計之左耳言宇文黑獺賀拔破胡

各據形勢之地頗蓄異心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

亦宜共形援歡得詔大笑曰朝廷為掩耳盜鈴之計

吾豈受其愚乎乃即上表以為荆雍既有逆謀臣今

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等將

兵四萬自來違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

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正慮師出無名而反假之以詔其兵立起

帝出表示羣臣皆曰歡兵一動必直抵洛陽其意

叵測宜急止之帝於是大懼全然自奔出來且說高王自得

詔後以帝為椿黨蒙蔽異日定有北伐之舉不如先

發制人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奉迎大駕遷都鄴城

方可上下相安籌畫已定乃發精騎三千鎮守建州

又發兵三千去助蔡雋守濟再遣婁昭引三萬人馬

鎮守河東一路以防帝駕西行又遣將把住白溝河

將一應地方糧儲皆運入鄴不許載往京師糧儲既絕京師

不戰自困歎。乃上表言。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見之。計策過人。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黜。斛斯椿見歡表。陽請退位。帝不許。曰。歡言何可信也。乃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顯智至濟。見城門緊閉。先使人到城下。高叫道。朝廷有旨到來。速卽開門。雋使人城上答云。奉高王之命。不許開門。納人有甚聖旨。便當曉諭。使云。朝廷遣賈儀回來。代行濟州事。如何。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三

違旨。城上答道。非奉高王之命。不得受代。甚麼賈儀同教他早早去罷。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暗合得妙使人回報。顯智顯智只得回京。以雋拒命奏帝。帝大怒。知由歡使。乃使舍人溫子昇爲敕賜歡。

其畧云。朕前心血遠示于王。深計彼此共相體恤。而不良之徒。坐生間。二近者孫騰倉猝來北。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纂母雋。具申朕懷。今得王啟。言詞懇惻。反覆思之。猶有未解。以朕渺身。遇王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

高王今若無故背王自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應之。故戒嚴誓師。欲與王相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之功。念無可責。王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實。爲日已久。先朝以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減半。不宜窮兵黷武。朕以闇昧。不知佞人爲誰。可具列姓名。令朕知之。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乃對其弟敖曹言。朕枉殺之人之耳目。何可輕易聞。庫狄干

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何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馭。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皆王勳人言之。豈出佞人之口。去年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以伸國法。王雖啟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者猶應自怪。聞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二。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相圖之意。王若舉旗南指。胡鼎輕重。總無足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

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咸謂實可。或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使還爲王殺。幽辱壘粉。了無遺恨。何者。王之立朕。以德建。以義舉。一朝背德害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古人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我兄射我。泣而隨之。朕與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無膺。不禁欷歔欲絕。以實禍召之。而欲以空言止之。詞雖美。何益。帝詔去後。歡不受命。京師糧粟不至。軍食無出。帝甚憂之。乃復降勅于歡。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二

五

其畧云。王若壓伏人情。杜絕物議。惟有罷河東之兵。徹建與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雋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守境息民。則讒人之口舌不行。宵小之交搆不作。王可高枕太原。朕亦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向南。朕雖不武。爲宗廟社稷之計。不能束手受制。決在于王。非朕能定。其是非逆順。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爲山止簣。相與惜之。

帝雖屢降明詔。歡不應如故。王思政言于帝曰。觀高

歡之意非口舌所能喻。兵必南來洛陽，非用武之地。難與爭鋒。不如遷駕長安。以關中爲根本。地險而勢阻。資糧富足。兵革有餘。况宇文泰乃心王室。智力又足。敵歡可恃以無恐。再整師旅。克復舊京。殄除凶逆。歡雖強。可坐而誅也。歡兵南下。帝迫之來。帝駕西奔。歡迫之去。適使宇文泰從中得志。帝與歡皆徒勞也。帝雖然之。而猶戀舊都。懷疑不決。時廣寧太守任祥在洛。帝厚撫之。命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故歡黨。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又遣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二

六

使荊州。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接帝詔。問計于太保。祿廬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于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一日。帝坐朝。黃門奏關西行臺宇文泰遣帳下都督楊薦入朝。面陳忠悃。帝大喜。召薦殿。下問之。薦曰。泰本卷甲赴京。特以歡兵西指。深恐關中有失。故兵發中止。遣臣來者。恭請聖駕入關。以圖後舉。如合上旨。躬率將士出關候

迎不敢發兵入援但請帝駕入關帝曰行臺既忠于是圖吃現成食者此何足恃

朝廷朕亦何辭跋涉時平陽公主駙馬都尉宇文測

在側亦勸帝西幸帝即命測與薦同往謂之曰去語

行臺朕至長安當以馮翊長宮主妻之速遣騎士前

來迎我測受命而出於是中外咸知帝將西去王侯

貴戚無不憂危測至家語平陽公主曰帝將西幸命

我先見宇文此後未識有相見日否生出宇文測別家一段情事文

有餘公主曰何不相攜同去免使室家離散測曰帝

命嚴迫何能同往夫婦相對泣下只見階前走過一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二 七

人跪下道駙馬勿憂倘有禍亂小人情愿保護公主

西歸公主問測曰此人有何才幹能保護吾家測曰

此人姓張名吉為人忠直勇敢當先三年前曾犯死

罪吾救之故願為我僕作事大有膽畧得其保護公

主可以無憂帝有滿朝文武不及測有一奴可數也但恐家中人不服

因以親佩寶劍一口賜之吩咐眾僕曰若遇危難凡

事皆由吉主吉同眾僕皆叩頭受命遂別公主而去

先是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裴俠帥所部詣洛陽

思政問之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聞天

子爲西幸之謀。誠有之乎。思政曰。有之。君以爲可。否。使曰。未見其可也。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河山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受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而入火也。斛斯椿焉思政曰。然則若何而可。使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廵有將來之慮。明服人語且至

關右。徐思其宜。思政然之。乃進使于帝。授左中郎將。當是時。歡雖四道進兵。大軍未發。乃召其弟高琛于定州。以長史崔暹佐之。鎮守并州。親自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于海內。奉戴主上。誠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二

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搆以忠爲逆。今者南行。誅椿而已。明日五鼓。爾將士俱集轅門。聽令。當夜入宮。語婁妃曰。孤將入。除君側之惡。起行在卽。來與卿別。妃大驚曰。大王身居王爵。見受顯職。弟爲駙馬。女爲皇后。尊榮極矣。何復作此舉動。蓋王作事深密。朝廷事婁妃全未之知。故不樂。王行。王曰。我能容人。人不容我。却是實話須得入朝整頓一番。妃曰。帝與后若何處之。王曰。遷駕鄴城。仍扶爲帝。彼雖以爾朱比我。我決不學萬仁所爲。妃恐有妨于后。終不懼少頃。諸夫人聞

王出兵皆來拜送。王命宮內事悉聽妃。王處分又謂妃曰：東府因他性剛，我不去辭別。五兒週歲，你須同諸夫人往賀，莫冷落他。叮嚀得細妃應諾。是夜王宿營中。

帶高澄同往。五更勒兵齊出，馬步一十三萬。將帥三千餘人，以敖曹為先鋒，劉貴封隆之為左右翼，彭樂

賈泰輔之。高隆之押後。其餘能征慣戰之將，皆聚于

中軍。臨時調用。兵精將勇，寫得有聲有勢。軍聲所至，無不望風畏

懼。其時宇文測亦至。長安召泰迎駕，泰接旨後，便點

上將王賢領人馬一萬，據住華州，以防晉陽兵至。自守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九

先要緊遣都督駱超引兵一千，直抵洛陽接駕。又遣楊

薦同了宇文測引兵一千，前出潼關沿途候接。自領

大軍屯于宏農，以為聲援。乃歷數高歡之罪，移檄四

方。

其畧曰：高歡出自輿皂，罕聞禮義。一介鷹犬，効力

戎行。覲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

回，乃勸爾朱榮行滋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

以兇黨外叛，歡乘其間，暫立建明，以慰天下。亦可

勲垂不朽，孰意假推普泰，欲竊威權。稱兵河北，以

討爾朱爲名黜陟自由。迹同謀逆。幸而人望未改。天命有歸。魏祚方隆。羣情翼戴。歡因阻兵。安忍鎮守邊隅。然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禁闔侍從。悉伊親黨。而舊將名賢。正臣直士。橫生瘡痍。動掛網羅。故武衛將軍伊清林。直閣將軍鮮于仁忠。良素著天。子爪牙。歡皆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孫騰任祥。歡之心膂。並使入居樞近。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重待。亦無陳白。故關西大都督賀拔岳。勲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忌其功。乃與侯莫陳悅等。私相圖害。以致大軍星隕。幕府受律。專征便卽。討戮歡。知逆狀已露。懼罪見責。遂遣蔡雋拒代。竇泰佐之。又使侯景等阻絕糧粟。以弔王室。惡難屈指。罪等滔天。其州鎮郡縣。率土黎民。或爲鄉邑冠冕。或爲勲戚世裔。並宜同心翼戴。共効勤王之舉。毋貽從逆之誅。封賞之科。已有別格。檄到須知。

高王見檄大笑道。彼欲以言語聳動天下乎。此何足

爲吾害。

先以檄布天下已窺破黑獺不敢來敵矣

乃令軍士倍道進發。限

在七月十三。俱集黃河渡口。以便進取。毋失時刻。正

是暗鳴山岳盡崩頽。叱咤風雲皆變色。聞者寒心見者喪膽。但未識朝廷若何相拒。且聽後文再說。

歡反情未露。會無違悖之言。孝武聽信斛斯椿等屢次激之。歡兵已動。又復兩降手勅。欲為緩兵之計。要知兵戈搶攘之際。思以文詞勝之。雖温子昇高才。夫何能濟。卒至播遷。依宇文泰。避虎遇狼。進退唯谷。可為浩嘆。

北史演義卷三十二終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二

十一

北史演義卷三十三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三卷

通京洛六渾逐王 奔長安黑獺迎君

話說孝武帝聞歡引兵向闕親勒十萬人馬帶領文

官武將屯于河橋

聲勢尚若有為

以斛斯椿為前驅屯于邙

山之北椿言于帝曰臣聞高歡之兵三日夜行一千

餘里人馬必乏椿請率精兵一萬渡河擊之掩其勞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三

一

敵可以得志帝然其計黃門侍郎楊寬與椿不睦說

帝曰高歡恃其兵強遂至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

兵于椿恐生他變椿若渡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

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

大凡糊塗人必多疑多疑無不敗者椿嘆

曰今煒惑入南斗上信左右間搆之言不用吾計豈

天道乎蓋五行志云煒惑入斗天子不安其位又俗

語云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故椿言及此其時宇

文泰聞之亦謂左右曰高歡兵行太速此兵家所忌

當乘便擊之方可取勝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

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

得渡則大事去矣

英雄所見自爾明白

無如孝武當日專以拒

守為計乃使斛斯椿穎川王斌共領一萬人馬鎮守

虎牢長孫子彥領兵一萬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引

兵一萬鎮滑臺汝陽王元暹領兵一萬鎮石濟高王

兵過常山知四面城池皆有兵守遣上將韓賢以五

千騎攻石濟寶泰引兵五千攻滑臺而自率所部直

前那滑臺守將賈顯智本係高王舊人素有歸降之

意聞泰至謂元壽曰寶泰勇將也不可與戰元壽信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三

二

之遂閉城不出顯智陰遣人納降于泰許為內應

一路

先潰

有軍師元圓覺其意乃私言于元壽曰賈將軍

恐有他圖宜備之元壽乃使元圓見帝請益兵帝遣

大都督侯機紹引兵赴之寶泰知有兵來引軍直抵

城下機紹出戰顯智繼之元壽守城戰方合顯智在

後呼曰軍敗矣遂退走前軍亦亂機紹不能禁止被

泰掩殺過來一戟刺死元壽聞之驚得魂不附體棄

城而走

兵勝則居功兵敗則先遁為將者往往如是

顯智遂接泰軍入城

報知高王高王大喜時有北中郎將田怡亦遣使約

降于歡。願爲內應。請速進兵。事露。被誅。帝見人心內變。於是益懼。歡至野王。戒離河十里。停車不進。遣使奏帝。自明非有叛志。特欲面申誠款。以明心迹。乞上勿疑。帝不答。潁川王祐與斛斯椿爭權不合。棄椿還。勢已如此。猶爾爭權。小人有何遠計。言于帝云。滑臺石濟皆不守。歡軍已至。帝大懼。丁未。遣使召椿還。潰了一路。又遂帥南陽王

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于滎西沙門。惠臻負玉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逃亡者過半。亶湛二王亦逃歸。帝遣人至宮中。單迎公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三

三

王數人。

此語醜

倉皇就道從者絕少。武衛將軍獨孤信

單騎追帝。帝見之。嘆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乃

知世亂出忠臣。非虛言也。高王行至河津。知帝已西

去。遂吩咐段韶。飛馬過河。安撫大小三軍。各守營寨。

大軍忙卽渡河。河橋軍士未逃者皆迎拜馬首。

十萬甲兵

一時水消瓦解

是夜王宿河橋寨中。見一應表奏文書皆堆

積案上。燈下翻閱。見有度支尚書楊機奏云。高歡久

失臣節。必無善意。宇文泰兵馬精強。潼關險阻。不若

西幸爲上。不勝大怒。時高隆之素與吏部尚書崔孝

秀駙馬都尉鄭嚴祖有怨欲乘間害之入帳見高王倚床默坐面有怒色乃曰今天子西幸實非本意皆出數賊臣之謀王曰果如卿言尚書楊棧素號老臣朝堂宿望我甚重之乃閱其表暴我過惡勸帝西出豈不可恨隆之曰不獨楊棧然也卽吏部崔孝芬駙馬鄭嚴祖亦每于帝前舉大王之過起西幸之謀皆罪不容誅者

借刀殺人 小人伎倆

王曰俟至京當盡誅之次日

王入洛陽朝官跪道相接百姓皆執香以迎以永寧寺壯麗作行署居之乃遣領軍段韶等率輕騎追帝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三

請駕東還

歡請帝歸不過欲避逐君之名實無害帝之意故迎請之敢直有四十

命世

子高澄入宮見后后見澄大慟欲見王澄曰父王有命將親自西迎帝歸帝歸後方來相見后益悲澄以好言慰之而出八月甲寅高王於永寧寺正殿召集文武百官責之曰爲臣奉主職在匡救危亂若旣不能諫爭于平日又不能隨扈于臨時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倉皇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與聞若卽追隨恐跡同逆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見責雄等進退無所

逃罪王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並無一言諫爭使國家之事一至於此罪欲何歸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乃收雄及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吏部崔孝芬尚書劉廐楊機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命執駙馬鄭

嚴祖數日前全家已逃

嚴祖逃去爲後宏農相遇之由

乃下令朝臣

西去者不論王侯貴戚悉收其家屬拘于瑤光佛寺

還者放免若有勸得帝回者重加官爵授以不次之

賞唯斛斯椿妻黃氏幼子斛斯演發下天牢收禁一

日拿到嵩山妖道潘有璋黃平信李虛無王親白嚴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三

五

訊審出實情遂往斛斯椿宅搜取魘魅等物直至深密之處各偃月堂供奉九天使者旁列黃巾數十皆如病時所覩問有璋伏屍埋于何處有璋指出地方遂令掘起

魘魅事至此方了

見有一三四歲小兒身首異處

一草人穿王衣服一百二十支節皆用麻繩綁縛身

邊有劍一口劍鋒上皆有血腥王見之大怒命卽焚

之術士李業興曰不可造次須將草人支節逐一解

散焚之方安小兒屍必用棺木成殮安葬入土寃魂

方解王命如言以行有璋三人凌遲處死

邪術亡監身信然

中弔出斛斯演一並斬首妻囚子戮皆椿自取之也
且說孝武西行事起倉卒芻糧未備又長孫子彥不
能守陝棄城而走高兵日逼勢甚危急於是星夜往
龍門進發糗粲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
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比光武帝帝悅許
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
從官始解饑渴俄而斛斯椿至稍有糧食用以濟軍
然不見宇文泰來接所謂吃現成食者心甚疑懼循河西行
人烟蕭索絕非東洛氣象因謂左右曰此水東流而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三

六

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左右皆
流涕帝亦悲不自勝身爲帝王流離若此豈不可歎泰聞帝至忙備

儀衛迎帝先遣趙貴史寧來請帝安然後親率諸將
謁見于東陽驛叩頭駕前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過
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慰之曰公之忠節著
于遐邇朕以寡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
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泰迎奉帝入
長安權以雍州驛舍爲宮泰之足以敵歡其本在此帝卽授泰爲
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

以行臺尚書毛退周惠達爲之二人悉心竭力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朝廷賴之帝欲結秦歡心以馮翌長公主妻之拜駙馬都尉維時軍國草創從官皆無住處初聞高王拘其家屬歸者得免逃回者過半留者皆無妻小權借民居以處獨宇文測一家全虧張吉擁護平陽公主西來夫妻重聚人皆重張吉之義而羨測之得人了張吉事再說高王因朝中無主權推清和王宜爲大司馬掌理朝綱自率大軍追迎帝駕正欲起行忽爾體中不適暫居永寧寺中靜養一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三

七

夜睡去夢一美女從左階下冉冉而來儀容綽約光彩照人雖爾朱后號稱絕色其美更甚登階而拜曰妾南岳地仙也與王有夙世緣奉上帝命侍王衾枕王大喜引之起女又曰天機有數此時未可造次會合之期當在宏農地方言訖飄然而去軍事不遑好夢忽生豈歡之好色亦得天助耶王驚醒達旦不寐袍上尚有龍涎香氣自以巫山之夢不過如此因想大軍西行必從宏農經過到彼有遇亦未可知不一日到了宏農先遣僕射元子思往潼關追駕大軍暫歇城中忽有遊騎拿獲

鄭駙馬一家前來報功。王命收禁後營。聞京發落。斯時若見鄭熾當卽納之。斷不收禁。後營令高澄見而心動。生出後文無數事情。然不如此。何以使文章生色耶。

你道駙馬嚴祖何以被獲。蓋嚴祖世爲國戚。永熙

朝又尚新寧公主。富貴無比。公主單生一女。名大車。

號曰娥。年十四。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父

母愛如珍寶。已許字廣平王元贊。當高王入洛時。嚴

祖懼禍。又念與王無讐。不至害我。故暫避河東。俟事

平。回京。後聞高王要治他罪。只得離了河東。逃往長

安。那知被高家遊騎捉住。此時囚在營中。插翅難飛。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三

了一日。高王聞報。元子思叛去。已降于秦。不勝大怒。

便命世子留守軍營。親自將兵來攻潼關。守將毛瀉

實出戰。擒之。遂破潼關。進屯華陰。龍門都督薛崇禮

以城降。長安大懼。潼關已被長安亦危。再說世子自王去後。日

夜巡視各營。一夕月色微明。與段韶閒步營外。行至

後幕。忽聞嗚咽之聲。世子問曰。何人在彼啼哭。左右

對曰。是鄭駙馬家眷。世子卽命開幕而入。見嚴祖曰。

駙馬何苦若此。嚴祖泣而不言。遙見燈光之下。有一

女子。擁羅巾而泣。窈窕娉婷。進步視之。女子歛巾而

起嬌容艷色。目所未覩。世子一見。頓覺神魂飄蕩。目不轉睛者久之。聰明人正值慕少艾時。候美色當前。焉得不愛。澄之於娥。已視爲籠中物矣。

問段韶曰。此女何人。韶曰。鄭駙馬之女也。子豈驚爲神女乎。世子微笑曰。恐神女不及。因向嚴祖道。駙

馬勿憂。俟我父王回軍後。余當稟請釋放。官還舊職。嚴祖再拜而謝。自是世子日夕探望。佳殺美酒絡繹

送進。時露貼戀之情。滿擬日久。情熟好事必諧。詎意高王以世子年幼。恐有疎失。屢使人至軍查視。使人

回報曰。世子在營別無他事。唯鄭駙馬一家大行寬。北史演義 卷三十三 九

縱。王聞之。怒曰。孺子何知。敢縱反賊。卽日遣使收鄭氏家屬。赴京投獄。待後取決。世子大驚。然懼父威嚴。

欲留其女。而不敢啟。怏怏而已。方欲以情相貼。而忽來取去。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再說賀拔勝聞帝西去。使長史元穎守荊州。

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王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

于行在。然後與宇交行臺。同心戮力。倡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

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勝之不從。謙言者。特戀荊州耳。孰知荊州亦不保耶。

高王退屯河東。使行臺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發民夫一萬築城于蒲津西岸。限十日告竣。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王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啟。帝皆不報。王乃東還。遣行臺侯景引兵襲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頴以應景。荊州失了又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帝在洛時。曾遣都督趙剛召之入援。兵未及發。帝已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違。司馬馮道和請據州以待。北方處分剛曰。宜勒兵急赴行在。景昭不對。剛抽刀投地曰。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三

十

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殺我。景昭悟。卽率衆赴關。會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起兵應之。東荊州又失了以其衆邀景昭于路。景昭戰敗。

剛沒蠻中。由是三荆之地皆屬高王。且說破胡還至半途。聞荊州已失。大驚曰。荊州吾根本地。今若失之。妻子皆爲虜矣。遂率軍馬星夜趕回。回已遲了景知勝兵將至。慮其驍勇難敵。遣人求援于敖曹。敖曹曰。大王

使吾鎮守豫州。正爲今日勝之勇。非景能敵。吾當力戰破之。遂許發師。但未識兩虎相鬪。勝負若何。且聽

北史演義卷三十四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三十四卷

娶國色適諧前夢

遷帝都重立新基

話說賀拔勝兵至荊州。離城不遠。侯景引兵出禦。相遇于魯陽山下。勝問來將何人。景出馬曰。是我。勝曰。你是我故人。何爲奪我城池。景曰。此皆大魏土地。你取得。我也取得。今荊州既爲我有。勸你莫想罷。景言論甚

北史演義

卷三十四

一

勝聞言大怒。拍馬直取侯景。景迎戰。數合。那裏敵得。勝之神勇。衆將齊上。破胡鎗挑數將。三軍皆懼。一齊望後退走。勝揮兵直進。勢如破竹。追下數里。忽見西北角上塵土遮天。金鼓振地。擁出一隊人馬。乃是豫州高敖曹引兵五千來救荊州。勝見有援師。暫卽退下。景見敖曹曰。若非將軍來救。幾至失手。敖曹曰。君勿憂。明日看吾破之。當夜各歸大營。天色微明。勝便討戰。敖曹出馬。謂勝曰。我二人皆號善戰。爾知吾勇。我知爾強。今日各賭本事。不許一人一騎帮扶。我輸

了還你荊州你輸了從此去罷勝點頭道好甚選敵手必非

混殺一場故令軍士皆從壁上觀單是兩各揮軍士人各逞精神以爭勝負又是一樣寫戰法

退後雙鎗並舉兩騎相先一往一來渾如兩道白光

滾來滾去清晨戰至下午不知幾千回合二人愈鬪

愈健越戰越勇兩邊軍士都看得呆了直到天黑猶

不住手軍士看呆天黑不住都是加倍寫法兩人精神躍躍紙上侯景便叫鳴金

那邊亦鳴金收兵勝回營飽餐一頓想起一家性命

都在人手不斬敖曹焉能奪得城池救得眷屬吩咐

軍士點起火把出營高叫道敖曹你敢與吾夜鬪麼

北史演義 卷三十四 二

敖曹聞知亦令軍士點起火把挺鎗直出喝道來來

來退避者不算好漢兩人皆餘勇可賈於是重又戰起火光

之下各逞神威正如碁逢敵手你不讓強我不服弱

直至天明二人戀戰如故侯景見破胡士卒皆荊州

人因生一計令其父兄親戚四面招呼軍心一動遂

皆散走勝方酣戰見大勢已潰只得回馬而走敗于侯景

之詭計則勝之勇原不讓于敖曹敖曹拽滿雕弓一箭射來中勝右

臂遂負箭而逃敖曹亦收兵歸去勝敗下三十餘里

無一騎相從俄而將士稍集祇存殘兵五六百人勝

憤極欲拔劍自刎。左丞崔謙止之曰：將軍不可輕生。今西歸無路，不如暫投南朝，再圖後舉。勝從之，遂奔梁。今且按下不表。單講高王回至洛陽時，清和王出入已稱警蹕，以天子自居。小人得至，每每如是。王醜之，欲立其世子善見爲帝，却未明言。有僧道榮、孝武所信重，遣令奉表于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以故立帝之議未發。越一日，內史侍郎馮子昂偕西行文武十餘人

北史演義

卷三十四

三

逃回洛陽。高王大喜，乃親至瑤光寺，點放其家屬。子昂有女各嚴娘，年十九，貌美非常，曾嫁任城王爲妃。王死，孀居歸母家。今同拘寺中。王見之心動。次日，卽着高隆之爲媒，往聘。子昂不敢違，遂納于王，封爲安德夫人。甚加寵幸。馮夫人又言同拘于寺者，有城陽王妃李氏，侍中李昱之妹，冰肌玉骨，霧鬢雲鬟，可稱絕色。城陽爲爾朱兆所害，妃孀居已久。今年二十有一。王何不釋而納之？王曰：果爾。當使與卿爲伴。次日，卽遣內侍王信忠至寺，特召侍中李昱之妹。至府問

事以小車載之而來。王見李氏淡粧素服，縹緲約輕盈，飄飄若仙，彷彿與前夢所見相似。與之言，歷敷苦情，愁容戚態，愈覺動人，不勝大喜。是夜遂納之，封為宏

化夫人。

通稱二女，正爲討娶，夤緣引端，乃行交陪起法。

凡李氏親族皆得免

放。寵愛更逾于馮氏矣。一日，王與李夫人晝寢，司馬

子如有事欲啟，同世子來見。內侍言與李夫人同睡。

二人不敢入。子如謂世子曰：子亦畏大王耶？世子曰：

非畏也，懼驚同夢耳。

趣語

至晚，王猶未起，二人不敢歸。

伺候至曉，天明王起，內侍稟司馬尚書及世子在外。

北史演義

卷三十四

四

求見王，召入。子如方欲言，忽宦官進報曰：今耆老百

官已集午門，候王議事。王遂起，謂子如曰：汝且從我

入朝。此時不必有所言也。

知其高卧時已打算停妥。

於是王至朝

堂，告于衆曰：永熙棄國而去，不賜一音。今欲于諸王

中另立一人，以主社稷。誰其可者？衆皆曰：惟大王命

王。又曰：孝明以來，立帝不順。孝莊以叔繼姪，永熙以

兄繼弟，倫序失正。國家所以衰亂，今當按次而立。

各正言順，名正言順。

唯清和世子善見，以序以賢，允協人望。因

向清和曰：立王不如立王之子。衆莫敢違，大議遂定。

清和回府又羞又惱心不自安帥輕騎南走呆鳥高王

聞之親自引兵趕在追至于河中府及之謂清和曰

天下焉有天子父而逃于外者一語被附與之並馬而返

直送至府王登堂索飲清和設宴呼世子出拜王答

拜宴罷又召其妃胡氏并長女瓊姝出拜謂王曰吾

家性命全在大王王遂與立誓言必終始相保又見

瓊姝端嚴美麗王問幾歲曰十三王謂清和曰王女

與吾子澄年貌相當結為秦晉之好何如須得如此其心方安

清和大喜曰若得世子為婿吾之幸也王遂解下玉

北史演義 卷三十四 五

帶一條為聘清和亦取出紫金冠一頂為酬極歡而

別丙寅王率百官具儀衛迎清和世子善見為帝即

位于城東北大赦改元天平時年十一為魏孝靜帝

歡實貪其幼而立之也於是魏判為二河以西曰西

魏河以東曰東魏提筆再說鄭駙馬一家收禁在獄

世子高澄屢欲到監探望畏王不敢嚴祖憂懼無計

因想咸陽王坦是公主叔父與我至親或肯援手修

書送去求他解救咸陽見書次日至晚微服入獄見

嚴祖夫婦相對下淚楚囚相對見者心明咸陽曰我因君在獄

嚴祖夫婦相對下淚楚囚相對見者心明咸陽曰我因君在獄

日夜打算相救。苦于計無所出。司馬子如等。我曾懇求數次。皆不肯爲援。將若之何。夫婦聞而愈悲。只見其女大車。亦從旁哭泣。弱態可憐咸陽一想。便向公主道。

要救一家性命。須在此女身上。公主問何故。咸陽道。

高王爲人。人莫能測。唯美色可以動之。近日長史馮

子昂女。侍郎李昱之妹。可知二女是陪客歡皆因其色美。納

之後。房兩家親族。無不釋免。吾觀甥女。容顏絕世。若

使納之。彼心必喜。可保無事矣。公主曰。大車年幼。况

已許配廣平王贊。如何使得。咸陽曰。我豈不知。但廣

北史演義 卷三十四 六

平西夫料無返日。且全家性命。與一女榮辱。孰重。語一

破若捨此計。難免刑戮。將來甥女。更不知若何飄落

矣。夫婦聞言大哭。女亦淚下如雨。咸陽又曰。哭他何

益。爾朱后以帝后之尊。尚爲之妾。何況你女。公主曰。

既如此說。只要救得全家。任憑叔父。主張便了。乞憐語亦

着急咸陽見公主已允。嚴祖自然聽從。遂相別而出。

歸至家。已交二鼓。細想此計雖好。但高王前。若何啟

口說合。輾轉不寐。天明起身。走至堂上。見壁上掛神

女圖一幅。尊娥地仙也。須用神女引合乃江南張僧繇所畫。精妙

絕倫乃命內侍收下午牌後帶了此畫來見高王高王召入留坐畧敘寒溫咸陽命內侍送上畫來便道此幅神女圖是江東張僧繇筆吾見畫得好特送大王把玩王曰僧繇畫可通神吾亦聞其名久矣展卷視之果然仙容若活高王觸起前夢因謂咸陽道世間女子有若神女之美者乎咸陽道更有美于此者特大王不知耳深一層說法高王忙問何在咸陽道駙馬鄭嚴祖之女美實過之高王曰嚴祖宏農被獲現禁天牢吾方誅之難道他女有若斯之美咸陽道此女

北史演義

卷三十四

七

乃新寧公主所生年十四名娥至其容貌之美蓋世無雙大王舍此不求是空有好色之名了王曰果爾吾當赦其全家咸陽辭出王陰令畫工到監先圖其貌來視俄而畫工繪像以獻繪像一層從神女圖生出亦見高王急不及待王一見與夢中所遇南岳地仙容貌無異驚喜欲

狂忙印下令到獄放出鄭氏一家房產資財悉行給還斯時鄭嚴祖依然富貴如故了次日卽央咸陽爲媒聘娶之公主雖痛女年幼不忍割捨然權在人手不敢不從唯有含淚相送而已高王娶了鄭娥真如

天仙下降不敢以妾禮相待嘗謂娥曰靚卿畫上芳容已足令人神醉今日得親玉體能不使我魂消娥亦婉轉柔順王愈愛之封爲楚國夫人唯世子聞王納了鄭娥如有所失一縷姻緣至此絕望王見其怱怱不樂疑爲思母因命之曰汝離母已久可先歸晉陽吾將遷駕鄴城俟定都事畢然後歸耳世子受命而去一日忽報西魏宇文泰引兵攻潼關守將薛瑜陣亡關已失守諸將咸請救之王曰吾方遷都未暇發兵且渠亦不敢深入進討之期且俟後日此時自問根本要緊乃下令

北史演義

卷三十四

日洛陽建都已久王氣將盡且西逼西魏南近梁境非據守之地今將遷鄴文武軍民俱限三日起發

都則大權悉歸掌握故必汲汲爲之乃以趙郡王湛爲大司馬咸陽王

坦爲太尉高盛爲司徒高敖曹爲司空司馬子如高隆之高岳孫騰共知朝政先日護駕遷鄴自己留後處分丙子東魏帝發洛陽六宮從行軍民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時闕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庚寅帝至鄴越三日高王亦至時宮闕未就帝居

北城相州之廨王乃命拆洛陽舊宮木料以濟之限日速成又以新遷之民貨產未立不無嗟怨出粟一百三十萬以賑之民始寧居遷都事畢王部分已定遂辭帝歸晉陽當時有童謠云

可憐青雀子人飛來鄴城裏

羽翮重欲成晉化作鸚鵡子王命

此謠永熙年間已有是時盛傳鄴下蓋青雀子者謂孝靜帝清和王子也鸚鵡子者後來高洋代帝年號神武之驗此時後話不表再說世子歸去祇將洛下

北史演義

卷三十四

九

變遷事情訴知婁妃王之連納三美未嘗言及王歸婁妃接見問女后若何王曰永熙西去后已遷鄴有吾在人莫敢慢也俄而報三位夫人至妃問何人王一一告之時衆夫人皆來參拜俱不樂王命升堂拜見婁妃又命與衆夫人相見衆見馮李二夫人貌雖美不以爲異及見鄭娥皆大驚疑非人世中人婁妃亦笑道大王得此美麗莫怪不復念舊也婁妃當下直有我見猶憐何況老奴之意王曰亦賴卿不妬耳當夜共宴于婁妃宮中宴罷各送一院居住獨飛仙院層樓畫閣尤勝他

處命楚國夫人居之蓋院在德陽堂後與王聽政之所相近。朝暮尤便出入也。院不在內宮伏下高澄便于往來之由一日

王在婁妃宮見諸夫人皆在座忽然想起爾朱后獨居東府相隔已久欲往見之恐其尚記前恨乃私語

桐花曰吾欲往東府頰卿先行叫他莫再拒我桐花笑曰大王自不去耳彼何嘗拒大王也。知心桐花遂

往斯時爾朱后正切幽懷見桐花至喜曰夫人尚念我乎桐花曰不唯我念后王亦念后也。出口后曰彼

方貪戀新歡焉肯復念舊人桐花曰王不來者慮后

北史演義

卷三十四

十

見怪耳今日相聚勿記前嫌也后聞又喜又恨未幾王至后乃和顏接之王見后形容消減頓生憐惜時高攸已過週歲抱出相見王大喜遂命設宴三人共飲至晚桐花辭去王遂留宿后宮歡好如初。又打和局了

且說世子高澄年雖幼頗有戀色之意高王覺知謂婁妃曰澄兒情竇已開吾前在洛陽已聘定清和王

女爲室今冬與之結婚可乎妃曰妾亦有此意王遂命造世子府務極華麗一面修表以聞一面啟知清

和王將吉日送去清和喜諾臨期世子到鄴親迎帝

與清和皆厚賜之內外百官無不畢賀迺至晉陽在北府正殿成親拜見高王夫婦然後送歸新府斯府世子年少尚主加以郎才女貌正是富貴無雙榮華莫比人生得意之遭莫逾于此那知人心不足內中又弄出事來且聽下文分解

逼去舊君擁立少主斯時高歡竟與曹操司馬懿無異至見色即收荒淫奢侈宜其大業不成而卒能自強者其才足以勝之也

北史演義卷三十四終

北史演義卷三十四

北史演義卷三十五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五卷

送密函還詩見拒

私宮婢借徑圖成

說這鄭娥之母新寧公主乃清和王從妹娥與瓊姝為姑舅姊妹幼年最相親密今聞公主嫁來不勝欣喜告于高王欲往見之王欲不許又不忍拂其意但云且緩娥見王不許懇于婁妃妃乃為王言之王曰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五

一

我不令去者蓋有故也見方新婚要他夫婦諧和楚國之美足令脂粉無顏新婦遠不及他澄見楚國之美必嫌妻貌不佳嫌妻不佳必想佳者豈可不防是聞其歡心也我故不放他往妃曰王太多心兒焉敢若此王遂許之鄭娥知王已允大喜次日起身十分粧束帶領宮娥十人上了香車左右侍從簇擁而行有人報知世子世子大喜曰楚國來耶忙整衣相接娥至堂前下車女官二人引道與世子相見遙聞環佩之聲乃是公主出接一羣宮女擁着而來彼此相見大喜禮畢攜

手進入內宮二人並坐宮女獻茶世子亦來坐于其

次

意中人相遇寫盡垂涎光景

鄭夫人年幼嬌羞進宮兩月有餘

見人未嘗言語至見公主乃是舊遊女伴不勝欣悅

以世子在座欲言不言者數次世子覺起身走出夫

人乃謂公主曰愚姊一別賢妹不覺半載有餘憶想

我與妹共乘木蘭舟遊太液池令侍兒採蓮唱歌正

在洛陽上苑之中不圖相見乃在此處也公主曰人

事變遷不堪回首今日姊來恍如天降真令人喜出

望外夫人又曰自別父母無日不念家鄉使人夢魂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五

二

顛倒未識吾父母安否公主曰皇姑前日來見幸喜

精神如舊所念念不忘者惟賢姊一人命妹寄言勉

進飲食善保玉體於是兩人促膝密語歡笑不已世

子密從屏後竊聽

房中密語房外竊聽寫出世子心癢難忍光景

音聲嘖嘖

愈覺可愛忙催宮女送進新菓及佳釀美酒夫人不

飲只見宮女報道午時已及請夫人回宮鄭娥起身

告辭公主不敢留便道後日叅謁公姑來與賢姊聚

話便了親自送至宮門世子已在香車旁等候

加意殷勤

依依之態如見

見夫人出謝曰今日蒙夫人下降倉猝簡慢

幸夫人勿怪鄭娥道聲不敢登車而去世子見他去了只管呆想要曉得宏農相遇時鄭娥正在憂愁困苦之際其天然秀色已愛不能舍况今在歡悅場中粧束一新此固相見何異嫦娥下降回視公主真有仙凡之別

果不出其父所料

故雖宴爾新婚世子一念一心

只在鄭娥身上打聽高王或往軍營或往東府時時往來飛仙院外冀得一遇一日鄭夫人在宮無事忽有宮女報道今歲冬暖宮墻外梅花盛開高下如雪微風一過香氣熏人娥素性愛梅聞之大喜遂引宮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五

三

女五八人步出飛仙院外

鄭娥尚帶孩子心性

那知梅花開處

去此尚遠因問梅花何在宮女指道就在前面翠薇亭外夫人要看須到亭上觀望娥見宮院深沉絕無人迹信步走至亭上

只一到亭敘出許多曲折深院景象如見

果見四面

皆梅花光如玉不覺大悅忽聞畫角之聲起自林中嘹唳可聽因問何人花下吹角有婢慶雲者為知院宮女性頗伶俐走出一望回言世子在花下吹角娥道既是世子莫去驚動悄悄看一回罷那知世子花下早已窺見亭上有人料必鄭娥看梅遂放下畫角

上亭相見。鄭娥見過。忙欲退避。世子覺其欲避。便道請夫人自在觀梅。走下亭去了。鄭娥命慶雲問道。方才所吹畫角。是何宮調。聲甚激越。世子道。是落梅腔也。若夫人愛聽。再吹一曲。何如。正欲奏趣上去。况娥有此一問。即於是世子復坐樹旁石上。吹弄畫角。夫人憑欄而聽。覺其聲如怨如慕。忽觸思鄉之念。呆立不動。俄而大王來到。世子倉皇走出。王見世子曰。爾不在宮中。來此何幹。世子曰。兒聞梅花盛開。特來一看。王叱之退。鄭娥見王來。移步相接。王曰。卿何在此。對曰。妾聞此處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五

四

梅花遍放。故走來一玩。適世子在梅下吹角。暫立聽之。王見其直言無諱。轉不爲異。便攜手同歸院中。謂之曰。我宮律甚嚴。諸夫人無事。皆不許出宮。卿何擅自出外閑步。娥聞之有懼色。王又慰之曰。卿年幼未知。我不怪卿。卿勿懼。後莫若此耳。娥應曰。諾。從此娥無故不出。世子亦不敢來窺矣。頓且說石州有一豪戶劉蠡升。乃僞漢劉元海之後。驍勇絕倫。民夷畏之。離州百里有一雲陽谷。谷內周圍四百里。蠡升據之。招兵買馬。日益強盛。手下精兵數萬。勇將百員。孝昌

未建國曰漢。稱天子。置百官。后妃一如天家之制。石州一路皆被擾害。爾朱榮。爾朱兆。進兵征討。俱爲所敗。柰何他不得。近又得番僧二人。能行妖術。教演弟子二三百人。專事興妖作孽。女曰九華公主。美而勇。亦授番僧之術。能剪紙爲馬。撒豆成兵。窺見魏分爲二。中原擾亂。遂引兵來奪石州。官兵不能抵敵。詳敘之。強則高王必自親征。世子於賊方得私圖苟合。於是刺史楊天祐飛章告急。高王接得文書。乃於德陽堂召集諸將議曰。蠡升強暴已久。非吾自行。恐不能收服。諸將咸請出師於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五

五

是點選精騎三萬。猛將二十員。卽日起發入宮。謂婁妃曰。劉蠡升反。吾自往討之。有一事托卿。卿勿負我。妃問何事。屏去左右。私語妃曰。楚國年幼。卿當以兒女畜之。加意保護。但此女性好遊嬉。當戒其靜守宮中。勿縱出外。澄兒屢在飛仙院外閑行。吾屢次見之。其意叵測。卿主宮事。尤宜防微杜漸。勿使弄出事來。追悔無及。妃笑曰。楚國吾亦愛之。何用王囑。澄兒頗曉禮義。何敢妄行。吾自留心防之。便了。大王不必掛念。歡之可憐甚細。婁妃回得托。大王曰。得卿如此。吾復大尚以君子之心待其子耳。

何憂。又至飛仙院中。叮嚀一番。然後至軍。命世子曰。并州事。爾自主之。倘有疎失。責在于爾。世子再拜受命。王遂起兵。星夜前往。按下不表。再說世子自王出軍後。深感鄭娥之色。邪心又起。每欲潛致殷勤。又恐洩漏。甚至廢寢忘餐。幽懷如結。一日在瑞芝堂。與私奴馮文洛談論外事。忽見飛仙院宮女李慶雲升階再拜。世子問何事至此。慶雲曰。奉夫人之命。送金櫻于公主。兼問近安。世子大喜。喜得可疑遂同慶雲入宮。慶雲拜見公主。致了主人之命。公主亦問夫人安否。閑話一回。便卽辭出。只見世子亦出宮來。手持一書封固甚密。付之曰。公主有書。送與夫人。你可帶去。慶雲接書。便去。回至飛仙院。把書呈上道。此公主送于夫人者。鄭娥見封面上寫楚國夫人手啟。開函一看。乃是四句五言詩。詩曰。

金闈久無主。

羅袂欲生塵。

願作吹簫伴。

同爲騎鳳人。

娥看罷。大怒問曰。此書誰與你的。慶雲曰。小婢出宮時。世子言是公主書。教我帶歸的。鄭娥曰。世子視我。

爲何人擅敢吟詩戲弄我去訴知內主看他何顏慶雲跪下道。夫人且息怒。小婢有一言相告。若訴知內主。不過將世子責備一番。但合宮皆曉。議論蜂起。反若夫人無私有線了。不若還其書。絕其意。消磨于無事的好。言却可聽鄭娥被慶雲相勸。把怒氣按下。便道。你將書去交于公主之手。說世子若再如此。決不干休。慶雲領命。復到世子府來。將書密呈公主。備說夫人見書大怒。命卽送還。公主看了。果是世子親筆。大驚失色。對慶雲道。你去對夫人說此事。看奴薄面。切勿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五

七

聲張慶雲去了。世子到晚入宮。公主道。楚國夫人最爲大王寵愛。世子送書與他。何膽大。乃爾獨不畏王知耶。世子搶書就火上焚之。曰。今生不得此女。有如此書。誓在必得。直以性命相搏。不弄出來不止矣。公主駭然。再欲有言。世子已出宮去矣。一日鄭娥在婁妃處夜宴。而回時已更深。行近院門。月明如水。四面無人。忽見世子獨立階下。向娥曰。請夫人少留片刻。我有一言欲達。鄭娥

變色曰。世子前日無禮。我將訴于內主。隱忍而罷。今夜尚有何言。妾非路柳牆花。任人輕薄。世子亦有父

子之義豈可不自知過。義正詞嚴世子道我自宏農

相見已致殷勤。夫人面上並非寡情。何拒我若此。夫

人道高情。雖有大義難犯。回得說罷便走。世子攔住

去路。依依不捨。宮人皆懼。夫人發急下淚。道君若無

禮。我當撞死階前。以絕君意。世子始懼。謝罪而去。娥

至宮下。淚不已。慶雲再三勸慰。又囑宮人莫洩。娥始

寢。次日燈節。世子命造巧樣新燈千百盞。送入婁妃

宮中。結燈山一座。趨奉其母兼要妃設宴于寶慶堂。

召諸夫人賞燈。唯鄭夫人不至。遣宮女慶雲回說身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五

八

有微疾。不能赴宴。婁妃道既體中欠安。不必勞動他。

明日我自來望慶雲。退立階下。徘徊觀望。半晌不去。

世子遣宮女問之曰。你留此。不畏夫人責乎。慶雲曰。

夫人性極善。不我責也。時漸更闌。華筵已散。慶雲回

至翠薇軒門戶寂寂。忽聞廊下有人言曰。慶雲何獨

行至此。慶雲大驚。約是深宮看時乃世子也。慶雲曰。

從內府回來。世子戲之曰。今閣門已閉。何以得入。不

如從我去罷。攜其臂。至重慶堂軒下。是高王安息之

所與之共寢。勝以金帛遂以鄭夫人事托之。慶雲笑

買其心矣

諱又付金珠一包。曰：諸侍女亦當結其歡心，使無阻礙。慶雲又諾。至曉，遂別。慶雲入宮，鄭娥尚未起身。呼至床前，問之。慶雲曰：內主娘娘賜我看燈，故不及歸。娥遂置之。午後，妻妃親自來望。鄭娥接見。妃問曰：夫人何疾不快？娥不答。再問。娥曰：妾欲得二郡主來此同居，則疾盡釋矣。未識娘娘允否？妃曰：汝憂寂寞耶？我命他來伴你便了。遂命宮女以步輦往接。二郡主者，王之次女端愛。卽後孝靜帝后年十二伶俐明決。與鄭娥最相得。故娥欲其來，以爲拒絕世子之計。俄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五

九

而端愛至。妃言夫人思汝，要汝來伴。端愛大喜，命移粧具過來。妃去。端愛遂留。娥憂疑盡釋。娥計得矣，其如世子失望。

何慶雲急報世子曰：事不諧矣。夫人請二郡主相陪同床共榻。小婢有力難用，奈何？世子大驚，遂至飛仙院。請見郡主。郡主接見。鄭娥托故不見。世子私語郡主曰：妹何在此？你年幼不知宮禁，諸夫人誰不寂寞？妹能一一相伴乎？父王歸恐見責也。端愛曰：我奉命居此，無畏也。扯淡世子出。郡主隔簾望之，見其在宮門口。與慶雲切切私語，心甚疑之。入房，娥問世子

來未識何意。端愛以世子言告之。娥驚曰：我懇郡王來，正畏世子耳。前以私書相戲，繼又攔住無禮。本欲訴知內主，反恐見怪，故隱忍不發。今奈何欲令郡王舍我而去乎？此時不得不端愛曰：我疑慶雲必與有私。

夫人當告知母妃，以重責之。庶彼有懼心。鄭娥曰：我與郡主同往言之。有了柳手端愛應諾。二人並輦而行。

見婁妃，妃命共坐圍爐，以逼寒氣。又命進膳談話。良久，夫人起告曰：妾有一事欲訴乞娘娘屏去左右。

妃令左右各退，獨郡主在側。妃問何言，娥乃泣訴世北史演義 卷三十五 十

子事。婁妃大驚曰：大王真神人也。世子果然不良。日後必遭大禍。乃謂夫人曰：我失教誨，致令畜生無禮。

于卿卿放心。我自責之。以後自然不敢。只怕大王歸切勿令知也。娥拜謝，遂與端愛同退。婁妃即召世子。

責之曰：汝不畏死耶？楚國你父所愛，何得以無禮相犯。婁言誤矣若非父若令父知，性命難保。我不能救。

也。世子跪下，連稱不敢。妃復戒飭再三，乃叱之使退。世子回府，悶悶不已。問計于宮官馮文洛，田敬容。蓋

二人有巧思，多才幹，皆世子心腹。故私與商之。全不

尚欲圖合美色之惑人甚矣哉。文洛曰：楚國執意不從，勸世子絕念的好敬容曰：世子如欲圖成，臣舉一人相助，定有妙用。世子忙問何人，敬容徐徐說出，管教堅心冰潔，終含垢恣意風流，卒受殃且俟下卷細說。

高歡漁色不已，後得鄭娥，自謂志得意滿，孰知高澄千方百計謀欲亂之。天之報應，偏于人所不及料，亦巧矣哉。高澄蒸及父妾，行同狗彘，又何足云。

北史演義卷三十五終

北史演義

卷三十五

北史演義卷三十六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六卷

施邪術蠱惑夫人

審私情加刑世子

話說世子欲就私情。問計于田敬容。敬容不合說出。一人世子忙問何人。敬容曰。臣聞通直郎李業興。善爲魘魅之術。男女苟合。能使仇讐化爲親愛。貞潔變而悅從。去年司馬尚書得一美婦。是吳人被擄到此。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一

尚書納之府中。屢欲犯之。其婦以死相拒。業興爲之。施符一道。婦遂順從。大相歡愛。若得其術。世子事不。怕不成矣。世子曰。業興得寵于王。恐不肯爲我用也。敬容道。業興近得人金。偷改文書。出人死罪。以此脅之。不怕他不爲我用。小人但知媚悅其主。不顧禮義。綱常往往如此。世子遂召業興入見。據坐怒色責之曰。大王何等待你。你擅敢得人金。出人罪。吾方檢點文書。知爾作弊。若稟知大王。只怕難免一死。業興大懼。伏地哀告曰。世子若饒我罪。定當脚環報德。世子道。既要我饒。我有一事。

托你。你肯依我麼。業興曰。世子有事。敢不竭力。世子遂攜手入密室中。謂之曰。聞卿素有靈術。能成人好事。我有一心愛人。近之不得。煩卿爲我圖之。業興曰。

圖之甚易。但必得其姓名。居止。然後可以行法。世子

沉吟曰。既要爾行事。不得不與爾說。我所心愛者。乃

楚國夫人鄭娥也。說出原覺。赧顏欲求。事成廉恥。亦顧不得。業興聞之。懼

不敢答。世子曰。今日言出我口。入于爾耳。事在必成。

否則殺爾以滅口。再以危言休之。業興怕死。便道世子休謊。

但須近其人處。於密室行法。三日後有驗。世子曰。飛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仙院外深密處甚多。卿可安心居之。但院中尚有二

郡主在內同宿。奈何。業興曰。無妨。包管三日後。郡主

自去。世子大喜。遂引之入宮。暗中行術。業興雖懼死。行術然累鄭

娥失節。又害却數條性命。宜其後之不善終也。且說鄭娥自高王去後。甘心

獨守。雖世子屢次勾挑。毫無動念。自業興行術後。頓

起懷春之意。良宵漏永。反有一世子往來于中。轉輾

不寐。郡主連夜睡去。夢一猙獰猛虎。前來撲噬。纔得

驚醒。畧一合眼。猛虎復來相擾。懼不敢寐。起身謂夫

人曰。兄被母責。決不敢再行無禮。奴欲還宮。數日再

來。夫人也不堅留。竟聽其去。世子聞知。術有效驗。大喜。乃招慶雲于僻處。問之曰。近日夫人光景若何。慶雲曰。夫人連日懨懨困倦。若有所思。世子喜極。遂告之故。因曰。吾計已成。今夜入宮。夫人必不拒我。但囑附諸婢。臨時各退。你獨在門口相候。勿負吾托。慶雲受命而去。是夜月色微明。世子托故宿于外軒。人靜後。潛至飛仙院叩門。想見世子此時身輕骨健。慶雲卽忙啟入。問夫人睡否。慶雲云。睡已半晌。遂引世子入房。報云。大王回來。俄聞王回大喜。忙披衣而起。只見世子立在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床前。驚曰。君來何爲。連呼侍女不應。世子笑顏相向曰。我慕夫人而來。今夜生死當在一處。便揜身坐下。斯時夫人神迷意亂。如在夢中。邪術之迷人如是。見世子眉目如畫。肌膚若雪。儀容秀麗。態度風流。不覺動情。於是世子就之。娥遂不復堅拒。而共赴陽臺之夢矣。漏交五下。慶雲報道。天將曉。世子起身罷。二人並起。娥謂世子曰。妾以漏質過蒙大王寵愛。滿擬潔身以報大德。憐君一點深情。遂至失身非義。幸君慎之。萬勿洩漏。不瀆囑其勿洩。娥已甘心永好矣。世子曰。感卿不棄。密相往來。

無慮人知也。遂起身珍重而別。自後鄭娥不復來請郡主。而世子竟得朝夕出入。後人有詩譏之曰：

笑人占得人間第一芳。

遊蜂堂下已偷香。

廣寒指爾朱后事。飛仙指鄭娥也。今且按下不表。再

說高王兵到石州。

作書最易。顧此失彼。看他將內事。外事相間。而敘何等細膩。何等周

匝。時已冬底。正值劉蠡升手下大將劉涉同番僧二

人領兵攻打石州。番僧播弄妖法。或黑霧迷天。或黃沙括地。守城者皆懼。高王兵到。賊將退下十餘里。以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四

備征戰。高王扎營城外。謂眾將曰：我軍方至。賊即退下。有懼我心。今後出戰。只許敗。不許勝。吾自有處。次日段韶領兵出馬。劉涉敵住。戰了數合。韶詐敗而回。賊軍掩殺過來。兵眾盡逃。又差劉貴接戰。正遇番僧二人左右夾攻。貴亦敗走。三日連戰七陣。高兵皆敗。於是盡收軍馬入城。寨中遺下軍糧。皆被搶去。賊兵笑以為怯。莫笑莫笑。死期即到。除夜。賊將開懷暢飲。又恃有妖法利害。全不防備。王至二鼓。乃下令賀拔仁、劉貴引兵抄出賊後。截其歸路。親自帶領勇將十員。輕騎一

萬前去劫寨。及到賊營，正值半夜，賊兵盡在醉夢之中。官軍齊聲吶喊，四面殺入。渾如砍瓜切菜，個個束手受死。劉涉在中軍帳中，聽見兵至，忙欲起敵兵，已殺到帳外，只得從帳後雜在亂軍中逃命。番僧等醉不能起，皆被殺死。連日任爾猖狂，今夜盡登鬼錄。及至天明，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逃去者又被劉貴、賀拔仁引兵截殺，斬首無數。劉涉被擒，解至軍前，王命斬之。於是乘勝而前，大兵直抵雲陽谷下，把守谷口者乃蠡、升弟劉信明及大將萬安，聞前軍盡沒，高兵已至，慌急報知蠡。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五

升求請添兵，一面堅守關口，以防攻入。蠡升聞報，大驚，謂其女九華曰：「谷口若破，吾都城亦不可保。汝素通法術，可去協力守護。」九華引兵來至谷口，謂眾將曰：「吾兵新敗，不可與戰。」九華亦有將才。命軍士各拾亂石堆積關前，以便臨敵施用。蓋谷口壁立萬仞，祇有一路可上，真是一夫當關，萬人莫敵所在。高兵初至，乘其銳氣，鼓勇而登。九華作起法來，一陣狂風吹得亂石如雨點打下，逢着的頭破腦裂，人人受傷，不能進步。只得退至山下。王欲誘之出戰，賊將堅守不出。屢次

進兵反傷無數軍士敎人四面尋路皆高峯峻嶺無
別徑可入又降下一天大雪瀰滿山谷相守半月計
無所出

極言進兵之難者留為下文地步頓定
一邊再寫一邊兩兩相連曲折有致

忽一

夕風雪飄揚春寒殊甚王獨寢帳中清懷落寞遙聞
更漏之聲歸心頓起三更睡去夢一美人倚帳而立

吟詩曰

君去期花時

花時君不至

簷前雙飛燕

動妾相思淚

細視之乃鄭夫人也王喜不自勝問曰卿從何來乃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六

至于此美人不答又吟詩曰

秋風一夜至

零落後庭花

莫作經時別

風流有宋家

王起就之恍然驚醒

歸心已起况
再有此夢耶

大以為異轉輾思

之達旦不寐次日召眾將謂之曰今天寒地凍風雪
不止久留于此徒勞軍士我欲暫且班師待三月之
後再圖進取諸將皆曰善乃命賀拔仁康德二將領
兵數千屯于石州要處遂回晉陽世子聞王班師帶
領府中文武出郊遠迎婁妃率領諸夫人大小兒女

在宮相接。王入宮。一一見過。命衆皆坐。便將殺退賊兵。全軍大勝。備說一遍。妃與諸夫人皆賀。俄而諸夫人退。王獨與婁妃語。曰。宮中無事否。妃曰。無事。又問飛仙院無甚事否。心記語隨口即出妃曰。無甚事。王曰。我不放心者。以其年幼耳。妃曰。妾承王托。早晚留意。元宵之夜。鄭夫人因抱微恙。不能赴宴。次日妾自往看之。不過以王不在宮。自傷孤寂。欲請端愛作伴。妾即許之。端愛與之同床共宿。情若姊妹。起居遂安。王聞妃言大喜。至晚。王至飛仙院。問娥別後之事。言與妃同。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七

端愛作伴疑慮盡釋矣

因念夢中詩句與聽。娥曰。此大王心不

忘妾故耳。王由是寵愛益甚。一日午後。王聽政回來。

行至玩芳亭。見奇葩異卉。開放一庭。因召鄭夫人同

玩。夫人聞召。即帶宮女徐步而來。世子在凝遠樓上。

望見鄭娥遶欄而行。飄若神仙。不知何往。便下樓攔

住。曰。夫人何往。娥曰。赴大王之召。世子曰。夫人能少

留片刻乎。娥曰。不可。世子乃前執其手。可謂色膽如天夫人

灑脫急走。王已在前。世子望外急避。王謂娥曰。世子

與爾何語。賊曰。妾不顧而走。未識何語。答得好王雖不

疑鄭娥而甚怒。世子有宮女穆容娥者，娥之從嫁婢也。素與慶雲不睦。一日在後閣，與婢趙良霄下碁。夫人至，坐而不避。上不正則下慢一定之理夫人怒，命知院慶雲責之。容娥曰：「我雖無禮，不敢與人私通。」慶雲怒，遂痛責之。容娥抱恨切齒，因思欲報此讐。不如將他勾引世子事，訴知大王，教他死在目前。暗暗做就首狀，潛至德陽堂，見王坐觀文書，便上階首告。王取視之。

狀云：飛仙院宮女穆容娥爲首明事。今年正月初六日，夫人遣知院李慶雲往世子府送金櫻子公。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王世子遂與之通，代送私書于夫人。夫人欲稟內主慶雲勸任。元宵夜，與世子同宿于重林堂軒下。一夜不歸，自後每引世子調戲。夫人遂成私合。婢欲進諫，苦被禁止。夫人失節，罪在慶雲黨惡者。良霄定紅有謝玉瑞、孟秀昭爲証。婢恐日後事露，累及無辜，先行首告。唯大王鑒之。

王看罷大怒，問穆容娥道：「汝言皆實否？」倘有一字虛誑，立卽處死。穆容娥道：「如虛願甘治罪。」便叫內侍召出良霄四人等。四人至，王分別勘問。先問孟秀昭。秀

昭曰正月初六日世子以私書相送夫人怒命慶雲還之後在飛仙院門口世子攔住夫人不放夫人欲撞死階前世子方去

鄭娥可忍在此

夫人怕世子擅入院中

請二郡主來陪伴後慶雲以世子命將金珠分給諸婢婢等懼不敢違二月初八日郡主歸去初十夜世子來叩門說大王回來慶雲開門引世子到夫人卧房夫人連呼侍女慶雲禁止婢等不許答應世子遂宿于宮中至曉方去再問良霄定紅謝玉瑞所供皆同王怒曰慶雲可殺即召之來慶雲知事已敗露只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九

得盡吐實情但云穆容娥無禮夫人命我責之故懷恨出首高王吩咐左右盡行剝去衣服赤體受杖慶雲打荆條一百良霄等打荆條五十穆容娥亦打二十個個血流滿地苦楚不堪打罷皆上刑具收入冷監然後走入飛仙院來鄭娥見宮女召去尚不知所由來只見高王怒容滿面上坐喝道我待你不薄我去後擅敢與逆子私通你且從實說來一言隱瞞教你立死鄭娥又驚又羞呆立半晌

青天霹靂自嫁高王從未受此驚嚇

乃訴出世子相逼之狀且曰吾身邊人皆與他一心

殺我如何拒得。

語帶可憐

王曰何以不稟內主。娥曰吾同

二郡主當面哭訴。娘娘不爲奴作主。奈何。

二郡主却好于証

說罷淚如雨下。高王聽見訴過。婁妃不管因想

我出門時何等托付。竟置漠然。使娥孤立無援。陷于

姦計。致我受逆子之辱。不勝大怒。又見娥悲啼婉轉。

反生憐惜。乃曰逆子難饒。我不罪你便了。

不責治之反安慰之

憐愛可想

立起走出。忙召世子。世子不知事。露挺身入見。

王見之。怒氣頓加。喝令跪下。以穆容娥之狀示之。世

子一看。驚得面如土色。啞口無言。王亦不復再問。令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十

左右牽下去。其衣冠痛杖一百。囚之內監欲置之死。

斯時世子打得皮開肉爛。滿身血染。死去數次。田敬

容以湯灌之。方醒。

此時猶戀楚國否

泣謂敬容曰。我囚于此。

未識內主。娘娘知否。敬容曰。大王吩咐。不許一人傳

說。內宮誰敢去報。世子道。你去傳與公主。叫他速求

內主救我。

只望此一救矣

敬容便去報知公主。公主大驚。忙

卽來見婁妃。那知世子事。婁妃尚未之知。聞公主來。

忙卽召入。見其憂愁滿面。因問曰。公主何事不樂。公

主便將世子私通楚國。穆容娥首告大王。加責世子。

說了一遍泣告道娘。娘須念母子之情。救他一命。婁妃大驚失色道。我會再四可憐。彼依然不改。今深觸父怒。如何解救。由他自作自受罷。蓋婁妃會受王托。鄭娥又來訴過。不能全他名節。知王必移怒于已。說也無益。故推辭不管。婁妃不管却亦憐他不過公主含淚回宮。以內主之言。報知世子。世子見父母恩義俱絕。卽偷得殘生。必遭廢棄。傷心一回。便起身懸梁自縊。正是一生事業由今盡。數夜風流把命傾。未識有人救他還魂否。且聽下文分解。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六

七

古人教子必擇端人正士。與相師友。故心術行事。無一不出於正。高歡未之講也。澄初遇鄭娥。本欲自娶。後爲父納。遂至絕望。而美色當前。垂涎已久。此志終難自已。敬容獻計。業興行術。勢所必至。獨怪歡既慮及于此。何不處娥于內宮。而必使獨居飛仙院內。令澄得出入無阻。墻茨之羞。未始非歡自階之厲也。

